

## 入梦荷塘

□ 陈世会(重庆)

读到一首宋代苏洵的《荷花》：“荷花宫样美人妆，荷叶临风翠作裳。昨夜夜凉凉似水，羨渠窈窕在水中。”我想，一朵莲与一个人或许连着心缘。只是，年年花相似，今昔人不同。

夏天是赏荷的好时节，一池碧荷红莲，远观时，入眼皆是清凉舒适的绿，近看时，吸引你目光的一定是那朵朵灿然的红。或含苞待放，或尽情绽放，各有各的美。最让人动容的或许是雨后的那一池荷莲，雨珠在大大小小的荷叶的怀抱中，跳跃着、翻滚着，看上去开心极了。而挂着雨珠的荷花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像夜晚里一群萤火虫包围似的，一闪一闪的，甚是好客。

荷的花期在6月至9月间，花色有桃红、粉红、淡黄等。说荷的全身都是宝一点都不夸

张，其花可观赏可食用，果实莲子也可食用且具药用价值，茎即莲藕则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食佳肴。

既赏心悦目，又妙用无穷，荷香浮动千年，沁润心田。

大足自唐代设县开始就有荷花栽培，宋代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到明清两代已是声名远播。唐、宋、明、清的《大足县志》均记载了荷花栽培品种15个，明代更有“大足荷莲冠巴蜀”的美誉，可谓源远流长，是“中国荷莲之乡”。乾隆年间大足知县李德，他在大足县署办公，看到署衙西池中莲花连年盛开，于是写下《西池嘉莲》：“绿锦池边曲透深，碧红花并楚台阴。二妃临镜争匀脸，双女凌波共洒襟。緜昔风流成异政，怀兹芳洁有同心。飘飘仙侣齐招手，为采长歌听好音。”

入梦荷塘连着心缘，莲心足行荡涤心弦，心事化雨滴滴荷尖，似小荷露一盏欢颜。可以说，赏荷乃是一见清心，愉悦心灵的一次旅程。因为，荷在人们心目中是真善美的化身，是高雅圣洁的灵物，被赋予了清静、美好、清廉、坚守等多种美好意象。这种感觉与金钱、名誉、地位无关，只关乎于心境，一处宁静，一点温暖，静谧了时光，醉美了岁月。

人们总是要在走过一段很长的路，看过万千风景后，才觉简单、净澈最好。我想，人活着，就应像荷，在黑暗中自励，在阳光下自信，在泥泞中绽放，在绽放里蜕变，完成一次次跨越，然后成长为这世间一道靓丽的风景。你轻露的笑容，就像雨落莲池，微风摇曳，荷莲舞动，淡香幽幽。

## “弯腰”是智慧

□ 贾晨雨(河南)

越是成熟的稻穗，越懂得弯腰。这话朴实无华而又富有深邃哲理。成熟的稻谷之所以会弯腰，因为它已孕育出成熟的果实，但在生活中，人们却常常忽视了这个道理。

孟买佛学院作为印度最著名的佛学院之一，始终坚持将“弯腰”作为学生入学的第一课。

在孟买佛学院的正门旁边，又开了一扇小门，门高1.5米，宽40厘米，许多成年人往往需要侧身弯腰才能通过。所有新来的学生都会由自己的老师带领着来到这个小门前，弯腰后要进出一次。老师教育大家说：“大门进出固然方便，但很多时候只有学会了弯腰侧身，暂时放下尊贵和体面的人才能进入，否则你只能被挡在门外。”

这是佛家的哲理，其实也是人生的哲学。如果稻谷低头代表的是谦虚，那么雪松则为：能屈能伸。

先人曾言曰：“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而实际上，青松在大雪的重压之下，会弯下腰来，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为了不让自己折断，为了以后的日子继续挺拔向上。

《狼图腾》中有一句话：“要想能做大事，就必须能屈能伸，只要能达到最终目的，过程可以有很多选择。”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与越国交战中打败越王勾践。夫差要捉拿勾践，范蠡出策，假装投降，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夫差不听老臣伍子胥的劝告，留下了勾践等人。越国君臣在吴国

为奴三年，饱受屈辱，终被放回越国。勾践暗中训练精兵，每日晚上睡觉不用褥，只铺些柴草又在屋里挂了一只苦胆，他不时会尝尝苦胆的味道，为的就是不忘过去的耻辱。最终励精图治，成功复国，越王勾践亦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正是由于稻谷式的“弯腰”，成就了他们，让他们从凡人走向圣贤。能屈能伸，不弯则折。弯腰，并非软弱，而是一份弹性，一种韧性，是生命的更深刻的表现，能屈能伸，则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刚强。

对于外界的压力，我们要尽可能地去承受，在承受不住的时候，不妨弯一下腰。通过改变自己，为自己的人生成功创造新的机会。

## 邀约山水(组诗)

□ 三都河(湖南)

定游到朝天门与你相拥

## 山涧小景

八面山悠然在阳光下  
袒胸露腹地晾晒惬意  
背阴的一角蝉噪鸟鸣  
安静得十分超世脱俗  
南赤爬扭动藤蔓爬成篱芭  
绽放的小金星向季节纵深闪烁  
水竹和葶麻抱拥团簇  
相互映衬下如梦似幻  
凹叶厚朴的阔叶密集而宽厚  
只等风来开启雷鸣般的掌声  
野梨已让成熟的甜笑傲枝头  
苞谷粒饱满的爱抽出胡须  
紫薇邀约秋英唱出心中的歌  
业已在悠扬中一些花瓣抖落  
山里人家端出油耙烤全羊  
乡音与空气顿时弥漫了醉人香

## 八面山

山太大  
东西南北  
宝贝你在哪

我被八面来风忽悠  
忘了山的本来面目  
高山台地  
开阔得让我忘了湘西  
忘了你取经的雪峰山  
一直是云里雾里  
可惜我一朵白云  
流浪在蓝天  
居无定所  
更无法规划未来行旅  
云上客舍漠视我是客  
让我回到半月前  
去云上找住所  
我在手机上腾云驾雾  
竟无人搭理  
我让车轮停止旋转  
强行降落在一家农家乐  
主人见状  
哎哟哎哟  
客官你也难  
住我卧室吧  
我去搭帐篷  
正好刚来一顶印地安  
满足我梦里愿望  
被日月星辰围绕伴随

## 夜雨荷塘

我看见 一幅夜色的荷塘图  
夹杂水中依稀的艹光  
就这样忽然的出现  
在你隐约可见的双眸之中

轻轻摇动的荷叶  
都在眷念细雨的呵护  
婷婷玉立的身姿  
随雨丝一道编织起  
静谧的无边夜色

在我凝视你的片刻  
荷塘的话语悄然响起  
每一次风过的痕迹  
都是你无声的言语  
书写此夜的心绪

夜雨中的荷塘 就这样  
凝固了这一片刻的时光  
当我回首 每一次呼吸  
都是回响在耳边的细语

## 晨景

□ 蒲苇(四川)

晨辉中，鸟鸣占据枝头  
蜜蜂，让百花园万象更新  
透明的露珠在招呼鸟鸣

俯下身，嗅嗅泥土的芳香  
万物正悄无声息蔓延着生机  
葱茏是江山如画最别致的色彩

暮色收起帷幕，天亮了  
宁静的湖面泛着细碎的光波  
清脆是大自然最葳蕤的音调

所有遇见毫无征兆，无须避开  
一场雨的酣畅。侧耳倾听蝴蝶泉  
花儿也会不知不觉笑出声来

## 秋风磨快镰刀

□ 廖凡(重庆)

菊花忙熟了山湾  
稻谷含笑低语

成成的汗珠  
喂饱火火爆爆的阳光

秋风磨快镰刀  
发亮的刀牙兴奋不已

“开镰了……开镰了……”  
古铜色的声调饱满芬芳

## 著名作家眼中的大足石刻

□ 陈先学

巴蜀文化，异彩纷呈。重庆热土，人文厚重。

大足石刻，五万尊石刻造像，尊尊展示巴蜀文化栩栩如生，十万字符铭文，字字述说着巴蜀文化博大精深。

改革开放后，怀揣对千年石刻的景仰，作家们纷至沓来，与大足结下了不解之缘。

## 1

1981年11月1日，英籍华裔著名作家韩素音来到重庆大足，登上北山看了136号转轮经藏窟说：“这是中国宋代石窟造像高峰中的绝顶。”她赞评“日月观音”是“大足石刻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参观完宝顶山，在留言簿上，她写道：“大足石刻是我见到的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文物古迹。它为佛教徒、学者、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大足石刻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伟大的艺术天才。”“大足石刻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她回英国后，在伦敦发表了《大足一游》的文章，以游记文学的形式将大足和大足石刻介绍给了英国、西欧和世界。

1988年她再来大足，重登北山，再上宝顶，还考察了大足的农业和农村，结下了她生命中永远的大足缘。

## 2

台湾作家、词坛泰斗庄奴，也两次到大足。2005年，已84岁高龄的老人，于11月10日到大足，先与县内音乐、文学界20多人见面，讲学互动后，看了大足石刻。

庄老深爱大足。他为宝顶山的牧牛图和石门山石刻皆写了歌词，在《大足大》的歌词中，他写道：大足是大，大足是大，大足何其大，何其大，何其人用米尺，想要量一量，大足有多大，大足有多大

大足是大，大足是大，大足何其大，何其大，何人用米尺，想要量一量，大足有多大，大足有多大，看一看，大足有多大，量一量，大足有多大，阁下的脚儿有多大，大足的那足就有多大，如今庄老已谢世，他为大足写的歌，则永远留给了大足，留给了大足记忆。

## 3

1988年4月，台湾言情小说家琼瑶同丈夫和妹妹、妹夫来到大足，参观了北山、宝顶山石刻，令她十分地震惊，她说：“我们在台湾只知道敦煌，而大足石刻鲜为人知。大足石刻很美！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观石窟，那雕刻之美，那洞窟之奇，那采光之妙，那题材之广泛，那宗教之狂热，那生活之情趣……都使我目瞪口呆。”她评价“宝顶石刻宏伟、精美、完整，犹如佛国仙境。”

回到台湾半年后，琼瑶推出了一部新作《剪不断的乡愁》。这部书用了近万字记叙了由大足到成都的见闻。

## 4

1982年，著名作家汪曾祺、林斤澜、刘心武、何士光、孔捷生一行五人，来到大足考察并讲学。

参观宝顶石刻时，有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听说我们一行人是作家，其中还有写《班主任》的刘心武，便上来搭讪。何士光问：“你还在学校念书吧？”见对方点头，他马上向刘心武一指，说：“他是写《班主任》的作家，就当你的班主任吧。”

参观完宝顶山，刘心武写下“绝到”二字。参观完北山石刻，汪曾祺题“神呈百态”，何士光留言“感人至深”，刘心武留下“美不胜收”的赞词。

五位作家参观完大足石刻留下来讲学，交流文学创作经验。林斤澜说，他感到大足石刻的那些造像，虽默默无言，却呼之欲出，启齿能言，抬足举手会动，既是活生生的古代生活画卷，又是现实活人写照源泉，是艺术创作取之不竭的素材宝库，是作家、艺术家们考察、参观、学习、吸取创作营养的好地方。

老作家汪曾祺在讲课时还以《媚态观音》为题吟诗一首：

媚态观音，  
静美如好女子。  
虽吾生手笔，  
难画其肌肤。  
象教度人，  
原有两种义。  
或尚威仪，  
使人知所畏惧；  
或尚感化，  
使人息其心意。  
威猛慑人难，

柔软感人易。  
尔后佛像造形，  
遂多取意儿童少女。  
少女无邪，  
儿童无虑，  
即此便是佛意。  
我于是告天下人：  
与其拜佛，不如膜拜少男少女。

作家们离开大足，回到各自的单位，他们发表了一篇篇情真意切的文章，介绍千年石刻，对大足石刻的魅力给予了充分展示。

## 5

2000年11月14日—16日，来自北京、天津、福建、宁夏、山西、陕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全国著名作家高洪波、雷达、张贤亮、舒婷、张平、张昆华、李天芳、余未人、张雪杉、徐康、王火、克非、黄济人、余德庄、傅天琳、王川平、梁上泉等100多人，出席了“千禧之年——大足全国著名作家笔会”。

笔会开幕式由大足县时任副县长周放主持，中共大足县委时任书记吕明良致欢迎辞。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在致辞中说：“这次笔会是重庆直辖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人到最齐、主题最鲜明的一次盛会，也是新闻传媒界到会最多的一次笔会。”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高洪波代表作家们讲话，他风趣地把北京的“大有庄”和重庆的“大足县”相联系说：“大有”与“大足”都有“大丰大足”的意思。

参加笔会的作家们在大足期间，兴致勃勃地游览宝顶山，十分欢乐地荡舟龙水湖，对大足的人文自然景观赞赏不已。他们所到之处，兴之所致，出口成章，妙笔生花。

高洪波看了宝顶石刻吟道：“大足石刻天下闻/千年之后喜登临/石有情情山有意/借得佛光照古今。”他看了北山石刻题书，“斧凿幸得山河助/留作后人朝圣来。”

宁夏作协主席张贤亮看了南山石刻后，认为龙洞的龙被刻活了，题书“盘龙欲飞”，看了石马天主教堂，书题“真善美”，看完大足石刻作诗一首：

天工雕琢世无双  
菩萨现身说戒律  
缕缕华贵飘浓香  
神态优雅竞风流

石门洞开容环宇  
宝顶风起盖全球  
三教合一妙高山

四海同游巴渝州。

福建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舒婷看了留言：“大足石刻令人浮想联翩，我已来过两次，望还能来沐浴在这艺术的甘露之中。”还说“大足石刻所具有的民间色彩较之其它我所见过的石窟，更有人情味和平常心”。2001年7月11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近3000字的散文《大足石窟春秋行》。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张雪杉，在宝顶留言：“大足石刻，将神人化，将人神化”；在北山则留题：“海棠香国，艺术宝地”；题墨龙水湖“汇山光水色，融日月精华”。

云南作协副主席张昆华和陕西作协副主席李天芳，拿着小本本一字不漏地作记录，简直像两个文字采访记者。李天芳以关汉平原女性特有的细腻目光审美大足石刻、龙水湖风光及其它旅游资源，为结缘大足，创作作准备。

张昆华离开大足，撰了“艺术的胸怀”一文，2001年2月25日，先发表在台湾《青年报》上，同年3月17日，美国《世界日报》再一次刊登。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和以写长篇反腐小说闻名并成功问鼎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山西作协副主席张平，二人对石雕工艺品爱不释手，张平说，回去后写的文章也要像那些工艺品一样精雕细琢，让人喜欢。

四川省作协有三位作家出席笔会，副主席徐康题赞：大足石刻“顽石有形，艺术传神，形神兼备，千秋永存”。副主席克非曾以长篇小说《春潮急》问鼎文坛获奖，游龙水湖看到山清水秀、百鸟飞翔，激动地说：“灰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比天鹅还珍贵，我还是少年时代看到过，这儿却那么多，真了不起”。他回到成都写了《谁家娇女吹长笛》，在《四川文学》发表。

四川作协荣誉主席王火，更是对大足石刻赞不绝口。他说：“宝顶山的千手观音雕刻得太精彩了，那么多的手，千姿百态，互不雷同，太美了，真了不起。”还说：“大足石刻极富地方特色，许多造像都民间化了，连妇女生娃娃也有造像。卧佛和华严三圣雕得雄伟壮观。六道轮回和父母恩重经变像，生动感人。九龙浴太子和排水融为一体，真是天下第一绝”。

王火患眼疾，且已高龄，难于写字，仍挥笔写下“绝妙艺术”四个大字。

笔会结束后，作家们都为大足写有文章并在省以上报刊上发表，这为宣传大足石刻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 6

大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厚重的一块热土，一直在各类艺术家特别是作家们的笔下熠熠生辉。

全国著名作家邓友梅写了一篇名为《大丰大足》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文中说：“前人已到顶峰了，后人如何拔尖？我带着这样的疑问走向大足，从妙高山一路崇拜到宝顶，进了大佛湾，按秩序把马蹄形大佛湾浏览一遍，才悟到这不是一般地做了一次参观，而是像经历了一场幻化的人生历程。大足石刻不是纯世俗化的宗教作品，而是与云岗、龙门风格有别、自成一体的‘大雅大俗’、‘雅俗共赏’的石刻艺术作品，是一部读不完、读不透的立体大书。”

著名诗人贺敬之、长篇小说大家周而复、军旅将军诗人魏传统、巴蜀文坛泰斗马识途等，他们都为大足石刻留墨写诗，推崇赞美大足石刻。

贺敬之在北京观看了大足石刻的展览，欣然留言：“四川有大足，艺术天下殊。大足行天下，观者感大足。”

周而复题字：“艺术精妙，神刀一绝。国之瑰宝，光耀千秋。”

魏传统游罢龙水湖，唱吟道：“山泉清澈透百鸟，景色宜人乐万家。海内衣冠络绎来，天涯比邻共芳华。”

马识途也说：“大足石刻艺术长廊，国之瑰宝日月同光。”

天津《文学自由谈》头条专栏老作家李国文，2001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散文《心中的大足》。

他在文中写道：“我国的雕刻艺术，有其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我很钦佩古人的毅力，更敬佩古人的气魄。敦煌的大气灿烂，乐山的巍峨庄严，洛阳的美轮美奂，大同的威武雄壮，大足的婀娜多姿、形态万千。站在这些古代艺术家的心血结晶面前，那宏大的手笔，那惊人的想像，那艺术的执著，那胸襟的宽广，只有后人瞠目结舌的份。我心中的大足，一座永恒的艺术宫阙。”

他说：“石刻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石刻无言，但却留下了人的声音。古代艺术家们寄希望于后来者，所以他们的手下、刀下，那笔触，那线条，那造型，那意象，无一不洋洋恣意，意气风发地弘扬了中华民族历来的阳刚、健美、英武、勇猛之气，彰显了中国人特别需要的自尊自信，自强不息。这种精神在我心中的大足生了根、发了芽。”